

# 逃 离 爱 情

TAO LI AI QING

晓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逃 离 爱 情

TAO LI AI QING

晓焰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离爱情/晓焰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10

ISBN 7-5059-2804-X

I. 逃… II. 晓…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1161号

书名	逃离爱情
作者	晓 焰
出版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陈福仁
责任印刷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2.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3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804-X/1·2090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 《逃离爱情》简介

一群年轻人，他们生命深处的灵魂却开始了在真情的荒漠上长旅与找寻。

书中的男主人公唐阿冰，在一个天地浑然一体漆黑的雷雨夜，与一百年后投生到中国的外国女作家乔治·桑相遇、相融了。之后，阿冰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灵肉相融。他说：桑，尽管我当初是以“轻浮”走近你的，可今天，我要一百倍地感谢这“轻浮”。我现在才明白，我是到了二十世纪，才蓦然听到了人类生命最初的声音。

桑随着那些在大海边自杀的鱼们消失之后，唐阿冰遇到了殷丹。这个女人，在背叛着一个个“应当”和“必须”的过程中，追求着一种真诚，然而，她却恰恰只能生活在一种最真实的虚假之中。在几近毁灭性的痛



苦中，殷丹生死不顾地冲进灵肉共震的爱情的圣殿，不料，爱情却给她铸就了一颗钢筋水泥一般的心和透着浓烈橡胶味的肌体。

渴望爱情，生死不顾地投奔于爱情，他们又身心一片残破地如野狼般嚎哭着逃离爱情；渴盼着婚姻，绞尽脑汁设计着进入婚姻，末了，却在破釜沉舟的举臂一击中，手，在半空中凝住了，继而，苍白地垂落了。他们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于是，灵魂的大逃亡，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无意义行动，如海潮扑向岸边的岩石，不击自碎，尽管，他和她曾经弥漫着极浓郁的生命的气息。

# 序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评论家 顾驥

晓焰君来，持荒煤先生函：

“现介绍青年作家晓焰去你处，务祈抽暇一谈。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请阅后为该书写一篇序言。你一贯热情扶植青年作家，希予以支持为盼。”

长者教，不敢辞。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又那么美丽、神奇、迷人。我曾三下云南。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拔地起石林，苍翠群芳。洱海夜月，苍山流云。玉龙雪山堆琼积玉，蝴蝶泉边蝶影铺锦。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傈僳族的“刀杆节”，风情无限，风月无边。

说不尽的云南。

有着 26 个民族的云南高原，实在是文学艺术的一片沃土。不信，你数数，那里出了多少歌唱家、舞蹈家、诗人、作家？云南的山泉洗亮了作家们的歌喉，云南的红土地哺育了作家们的艺术生命。年长一代的云南作家的作品，素以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与强烈的地域特点见长，显示了这一创作

群体的审美个性。新近年轻的作家，不少人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注重生存本质的思考和生命情感的体验这一人类共性审美意向。窃以为，对生命与生存的寻问，进入审美层面，与民族思维、地域文化融合起来，则是文学的理想境界。

《逃离爱情》这部作品描写的一些在痛苦的挣扎中反抗着虚伪与冷漠，追求着真诚与爱情的人们。显然，作者的努力是在形而上的层面，着力的是人物的情绪变幻，意识的流动，探究于人的无奈、失落、焦灼等“现代”情结，注重从人的内宇宙来进一步剖析人的生存的外宇宙，自有作家对人生、生命存在的艰难感悟。有趣的是，也许作家并未刻意在公安题材上做文章，但却给读者一窥边疆公安战线那些可歌可颂人物的丰姿。是为序。

## 目 录

---

# 目 录

- 第一章** ..... (1)  
远远地飞离那致病的魔星，到高空中去把你净化涤荡，就像啜饮纯净神圣的酒浆。
- 第二章** ..... (9)  
我真想看见她灵魂一齐开花。在可怕的嬉戏中自由地成熟；猜想她心中是否暗藏兽欲火。
- 第三章** ..... (23)  
女人在黑漆漆的天空下扭曲，敞开的衣衫，仿佛一大群献作牺牲的牲畜。
- 第四章** ..... (45)  
你目光仿佛蒙着一层雾气，你神秘的眼睛，时而温柔时而恍惚时而凶残。
- 第五章** ..... (63)

## 选 离 愁 情

---

今晚，月亮做梦有更多的暖意；像美女躺在许多垫子的上面。她的眼在白色的幻象上留连。

### 第六章 ..... (73)

当低重的天空如大盖般压住，被长久的厌倦折磨着的精神，当环抱着的天际向我们射出，比夜还要愁惨的黑色的黎明。

### 第七章 ..... (97)

我看一只天鹅逃出樊笼，有蹠的是摩擦着干燥的渐石，不平的地面上拖着雪白的羽翎，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

### 第八章 ..... (127)

我在爱情中寻求睡眠而反枕，但爱情于我不过是针毡一领，铺来让这些残忍的人们狂饮。

### 第九章 ..... (149)

阴郁焦灼 苦战一个；疯子一样不断歌唱；在黑暗中回环激荡；巨大而雄伟的漩涡。

### 第十章 ..... (161)

伦勃朗楚惨的医院细语喃喃；一个大十字架是仅有的饰物；垃圾堆中发出了哭诉的新诗。

## 目 录

---

### 第十一章 ..... (171)

鲁本斯懒散的乐土遗忘之川；新鲜的肉枕头上  
尚不触爱，却汇聚生命的洪流骚动不断。

### 第十二章 ..... (177)

可怜啊缪斯 唉！今晨你不舒服？深陷的双眼  
充满了幢幢夜影；我见你脸色中交替地映出。

### 第十三章 ..... (213)

我请求一把快刀，斩断锁链还我自由；给我一  
杯鸩酒吧，来把我的软弱拯救。

### 第十四章 ..... (227)

精神宇宙的不可企及的蔚蓝；为了那梦想并痛  
苦的沮丧者；带着深渊的吸引力洞开深不可  
测。

### 第十五章 ..... (245)

沮丧的精神，注目你喜欢搏杀；“希望”，曾马  
刺般激励你的活力；再不是骑上你！你这老  
马。

### 第十六章 ..... (259)

一个没有灯的亡魂；身旁是一个无底洞，又深  
又潮气味浓重。

**第十七章 ..... (293)**

有谁知道我梦寐以求的新花；在冲得像沙漠一样的泥土下，能找到带来生机的神秘食品。

**第十八章 ..... (337)**

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地方，大白天里幽灵就扯扯着行人；到处都像树液般流淌着神秘。

**第十九章 ..... (347)**

看看这佛罗伦萨风韵的宝贝；这筋肉饱满的胴体的曲线里，充溢着优雅力量神圣的姐妹。

**第二十章 ..... (381)**

迷惘的长列无鼓声也无音乐；在我灵魂中缓缓行进。希望被打败，在哭泣，而暴虐的焦灼，在人们低垂的头顶把黑旗插上。

# 第一章

远远地飞离那致病的魔恶  
到高空中去把你净化涤荡  
就像啜饮纯净神圣的酒浆  
啜饮弥漫寰宇的光明的火

在厌倦和巨大的忧伤的后面  
它们充塞着雾霭沉沉的生存  
幸福的是那个翅膀坚强的人  
他能够飞向明亮安详的田园



清明后的第二天，唐阿冰和殷丹莫名其妙地病了。

黑夜里，高烧使唐阿冰浑身酷痛难耐。恍惚间，似听得身上皮肤如大旱中的农田，竟发出一阵吱吱嘎嘎的龟裂声。他吃力地抬手摸了摸灼烫如炬的身子，只觉遍身都是软乎乎的葡萄状的肉瘤，心不由一抖，忙摸索着开亮灯，撸开衣袖，支起沉重的眼帘一瞧，竟“啊”地一声惨叫，失去了知觉。

原来，他全身长满了冷幽幽黑麻麻的眼睛！

关于在身上长出眼睛的事，报纸上曾有过报道。这不足为奇。怪的是唐阿冰身上的眼睛们经他撸袖一撩，竟一只只睁了开来。且所有的眼神都那么相同。竟像同一架机器复印出来的一样。不过，与其说他是被那肉麻的感觉吓晕了过去，不如说是被那浑身的眼睛深处透出的另一种光吓晕了。

那是怎样一种眼神？那么熟悉？……

## 逃 离 爱 情

---

昏厥中的意识在继续流动。双双的眼皮，布满血丝略有些发黄的眼球。那显然是一双双午夜后很沙漠的眼睛。当它盯视着自己时，竟像是从没关牢的蛇笼中游出的一条阴冷冰凉的银环蛇，那眼底透出的光，蛇信子似的，舐到哪，便让心恐绝地一缩。

就在目光的这一缩中，他从生出蛇信子的瞳仁上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图象。

这图像很模糊。他是凭感觉辨出她来的。那感觉让他忽而想把她心痛地紧紧抱在怀里分秒不让她离开。忽而却又让他如见骷髅如见蛇蝎如见仇敌般地想逃离她想诅咒她想咬牙切齿将她一把握死！

倏地，眼前一片黑暗。所有的图像都消失了，如电视机突然停了电那样。但你能知觉节目还在继续，电视剧还在上演并没因断电而停下。

唐阿冰头痛欲裂地睁开了眼睛。他搞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便转动着沉重的脑袋辨析起周围。透过窗外斑驳的树影，唐阿冰看到一轮昏糊的月亮像女人哭肿的眼睛，湿叽叽地发黄发红发痴地凝滞在灰黑的云中。借着这一丝昏黄之光，他影影绰绰看到自己身边的那张高低床的铁架上挂着一顶警帽，月光一照，上面有个亮亮的东西便眼睛样忽隐忽现地眨着。

警帽。警帽！由此他终于想起自己是个警察。我干嘛躺到这里来了？不是自己身边曾睡着个女人么？他想起了灯。就在想起了灯的同时，他的眼睛刚好看到一个大塑料夹固定着的那个台灯正在头上方冷冷地看着自己，于是伸手费力地支起身，按亮了台灯。

## 第一章

---

头重新落在枕上的那一瞬，如呼然砸落在水泥地上样炸痛。他不由一紧眉，“嗯”地哼了一声。

这一声“嗯”在耳边锥痛地掠过之际，他心紧缩了一下。他隐隐觉得这声“嗯”，这发自心腑深处巨痛难忍的呻吟，好像和一个很遥远又很生死铭心的女人留在心上的某种感觉有联系。他拼命追寻着这感觉去搜寻记忆中众多女性的气息。却一时间怎么也想不起这似乎很生死的感觉属于自己接触过的那些女人中的哪一个。这记忆的搜寻，一时竟像想掬住一捧新鲜空气样的难。

他缓缓睁开眼睛，从深夜中显得格外灿烂的那只25瓦的电灯泡的光辉中，去努力召唤自己的记忆。

研究生！想到这，他嘴角掠过一丝轻微的苦笑。要真论读研究生，他五年前就该是毕业生了。五年前，那应该是一九几几年？八七年？不对，是八九年！那时，他极想去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像下跟伟大领袖及人民英雄留个影儿。但那时是冬天。天极冷，光线不够。那之后，他记得在参加完研究生院的函授研究生毕业考试后，他和同学再到广场时，就靠在金水河边那些石栏杆上看从眼前走过的人们。那时，北京盛行穿牛仔裤。他就和一帮男生给那些牛仔裤打分。然而，在他们给牛仔屁股打分的同时，他们留下的考卷上的分数也像他们打的分数一样——不算数了！苦苦两年的织梦，当时招生尚有某要害部门头儿的亲自批示，且那批示后来用复印机复印得如当年贫雇农们领到的土地证那样地神圣地发在学员手中的圣旨。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一个玩笑。五年后的今天，他才躺到这个研究生宿舍里。这年，他已在县公安局给局长当了十二年秘书，三十七、八岁，头发

## 选 篓 叠 情

---

已在一个接一个的“战役”“夺杯”赛中有些花白了。

剧烈的头痛使他的思绪出现了中断。他害怕记忆的线索如破案的线索那样令人绝望地断掉。于是便使劲把记忆定格在五年前那些早已模糊成一种感觉的牛仔裤上。他发现，自己一生经历的许多东西都越来越多地融化成一种感觉进入大脑的记忆深处。甚至包括自己和别的女人的笑声哭声都如此。只是，这种记忆不知是因为平日给局长赶写公文太多睡眠不足，还是什么，那所有的记忆一当要提取，便非得找一个替代物不可。否则，那记忆绝对是雾一般空幻而不可捕捉。更多的，则是一片苍白的遗忘。

替代。替代？由替代这两个汉字构成的远远近近的含义，他终于蓦然想起了他先前从那周身的眼睛的瞳仁里看到的那个女人。就是那个他一分一秒不愿她离去，又时时咬牙切齿想把她狠狠踩死的女人。

他重新用手摸了摸另一只手臂。那些令人肉麻和恐惧的黑森森的眼睛不见了。咋？是做梦么？他暗暗轻舒了一口长气。也许，是病的缘故吧？他无法确定。

他重想起了由替代二字回想起的那个女人。

殷丹……殷丹……他不由轻声喊出了这女人的名字。可他听出自己叫这女人的声音不像过去那么深纯了。痛苦的声音中，仿佛远远地滑过了那条冰凉的长蛇，蛇尾在心上轻微地一抽，便游走了。

想到殷丹，他终于想起他为什么病、为什么此刻没和殷